



1、花 丙烯 安迪·沃霍尔
2、无题 彩色平板印刷 尼古拉斯·克鲁谢尼克
3、红衣主教教数记 油画 罗伯特·印第安娜
4、无题 丝网版画、综合材料 吉斯·哈林
5、危险的水域 综合材料
6、游泳衣

移动“卡塞尔文献展50年” Moving the “50 Year Documenta Archive in Motion”

●张奇开 Zhang Qikai

中国西部重庆，年末的天气灰暗而潮湿。2007年12月21日的夜晚，一种人类活动完全改变了自然界设置的阴冷气氛，四川美术学院美术馆前灯火辉煌又人潮涌动，这里正在举办“卡塞尔文献展50年——移动的档案馆”（50 Year Documenta-Archive in

入史册！”

我们必须深信不疑，卡塞尔文献展不论移动到哪儿，它都将载入那个国家或地区的文化史册。它真的就这么重要，以至于被喻为国际当代首席大展。

1955年，德国人阿诺特·波德（Arnold Bode）在二战的废墟上创建了文献展。距第一届文献展后四年的1959年，第二届文献展又开幕了。这是一个出人意料的结果，没有人能够设想，第一届之后文献展还会持续不断地举办下去。如今文献展已经举办了11届，它是当之无愧的当代国际艺术的风向标，是全球文化现象的集合地，是西方社会的视觉镜像。文献展用四年甚至五年的时间来观察、收集、整理和选择当下人类最为突出的活动景观，并找到与之相应的艺术家的作品，企图以此诠释、警示与批评我们现在的时代。在文献展的理解中，人类的全部活动都可以以视觉的方式进行呈现，它是一种视觉文本，记录着社会历史的演进姿态，会被艺术家用独特的截取方式把它们存留下来。“文献”的含义由此可证。

本次移动到中国的“卡塞尔文献展50年——移动的档案馆”可以称得上是一个文献展的文献展。它的展示方式是用11个小的空间来代表11届展览，每个空间里都用文字说明、展场图片、组织工作、摄影记录，艺术家工作照、作品写真、历史实物、现场录像及特邀艺术家作品布置成记忆之库。它意在梳理文献展的展出路线，重申自己的展览理念和再现它的视觉历史。当我于2005年9月在文献展的发源地德国卡塞尔看完这个展览并得知它将在全球巡回展出后，萌发了把它移动到中国来展出的奢望。于是我勇敢而冒昧地向文献展资料馆馆长卡琳·斯滕格（Marianne Karin Stengel）女士提出了这个要求。斯滕格女士答应把我的要求转告给展览组织者德国国际关系学院。回到中国后，我把这个情况向四川美术学院院长罗中立先生做了详尽的陈述。艺术家罗中立激动万分，当即表示全力支持这个展览来四川美术学院展出。于是，我写了一封信，同时寄去了四川美术学院美术馆的文图资料。德国的反应明快而简洁：本展览已决定在中国重庆举办！

如此偶然，一个无与伦比的当代国际艺术回顾展走进了中国。

自1992年第九届起到2005年的“文献展50年”，我一共在现场观看过四次文献展，也许这在中国大陆艺术家家中是极为少见的吧？也正因为如此，我对文献展产生了莫大兴趣，并决心写一本有关文献展历史的书籍来全面介绍文献展的展出线索。自文艺复兴以来，西方的发展使其逐渐成为一种绝对强势文明统治着地球上的大部分地区，并把它价值观强制性地输出到地球的每一个角落。而号称有五千年灿烂文明的中国，在近五百年来，几乎没有对全球提供任何一种创造性和建设性的发明和创造。我在西方居住了十几年，无论走到哪里，都用敏感的眼光本能地寻找与中国有关的痕迹，结果非常令人失望，那真是少之又少。极端的是，当我回到中国，才注意到，西方文明已经全方位地占领了这个东方大国。中国的社会组织结构、法律制度、生产方式、建筑、交通、信息传播渠道、语言的书写顺序等等都采用西方模式，甚至最传统的经济作物——茶叶种植也离不开西方传入的化肥与农药。对此，在经过一段时间的自卑绝望后，我突然找到了一种抒解的参照与借口：西方以科技力量与文化渗透占领了全球，而它的一个最核心的文化传统——基督教信仰就是一个最典型的源自东方的“舶来品”；同样，佛教在今天已经被视为中国文化的传统部分，而它却是印度的产物。由此我们有理由相信，民族文化的形成是一个吸纳交融

Motion) 的开幕式。

四川美术学院院长罗中立先生致辞后，以德国卡塞尔市副市长托马斯·埃利克·荣格（Thoms Erik Junge）先生为首的德国来宾作了系列发言。尽管这个展览对中国美术界甚至文化界都别具意义，也许德国人热情洋溢的发言显得有点冗长，也许现场翻译无法适应太密集的眼光注视而显得神情慌乱，也许重庆观众还没有培养出倾听的忍耐力，开幕式似乎显得有点乱哄哄。当中国美术学院院长许江先生走上前来用充满激情的洪亮声音对文献展作了深刻评价和赞许时，会场立即活跃起来，到会者的热情又被他魔法般的讲演技巧重新唤起。许江先生的发言几乎成为这次开幕式的一个闪光的亮点。作为本次展览的主持人，我站在麦克风前只说了一句话：“今天，‘卡塞尔文献展50年——移动的档案馆’能在中国重庆四川美术学院展出是一个奇迹，它必将载



的过程，无论这种文化是来自哪里，只要它是健康而有益的，它就是人类的共有财富，我们都应对它展示出宽容的姿态。我们也应该深信中国在熟练接纳西方文化许多年后，会自然而然地把它融入我们的文化使之成为我们传统的一部分。而今，中国期盼与西方对接与互动，而西方目睹中国的日益强盛也酿成了同样强烈的期盼。要达成这个愿望，它的前提必须是，不论好恶，必先相互了解。但在中国真正了解西方的人并非太多而是太少，与之相对的是普通西方人对中国的知道更是近似与空白。作为一种交流活动，这就是我希望把文献展引入中国的最

深层、也是最基础的动机，同时也是把它作为对重庆故土的一份馈赠，并希望它能更加丰满我的个人艺术事业的历程。

除去那些人性共通的特征，作为人类行为，每一个地域的人群都有自己独特的行为方式。这种独特方式一方面构成了世界的丰富性，另一方面却导致了各种文化相互间的误解与冲突。而这些行为通过艺术媒介显现成文化交流方式，是一种最易于理解的语言。但正在预料之中的是，大多数现场的中国观众——尽管大多数的工作性质都与艺术有关——面对“文献展”这种语言方式却一脸茫然。这正像德国来宾在

文献展的开幕现场，看到对艺术热情洋溢地蜂拥而至却又大声喧哗同样感到茫然一样。

其原因很简单，当代艺术处在一种上下文关系中，西方人一直处在这种上下文阅读的在场状态，即使对某些作品不尽理解，对此都会有一种直觉的感悟。直到上个世纪70年代末中国才又一次与国际社会在文化上相遇，双方的辨认过程是艰苦而漫长的。特别是近10年来，中国经济的迅猛发展，促使它需要更多更广更深入的接触来消化随之涌入的文化信息。而西方在经历了60年代文化断裂的巨大变迁后，产生出的后现代文化的描述方法已经焕然一新。没有伴随着这种演变一同跟进的中国公众，显而易见无法解读今天突然呈现在我们面前的艺术现象。其实文献展50年展示的就正是西方艺术的上下全文，只要我们用心观看，一定会从中解读出比我们的想象多得多的内容来。

当然，表面上看，文献展作为一种很纯粹的精神层面活动对于在经济浪潮里奋力拼搏的中国人来说并非必须，但是当我们和全球每一个国家和地区同处一个共同平台上竞争时，对游戏规则熟练掌握是我们立于不败之地的最重要的手段。通过文献展这个西方社会的文化镜像，我们也许可以部分地解析出西方人的规划原则、思维范式和文化动机。

从2005年9月萌发把“卡塞尔文献展50年——移动的档案馆”移动到中国的设想到今天11月20日第一批展品堆放在四川美术学院美术馆前为止，我几乎是孤身一人与展览组织者——德国国际关系学院——在虚拟的空间中进行接触、讨论、商榷和力争。它们就是由132个

E-mail、21封信件，96次国际电话来实现的。12月5日两位德国布展专家从卡塞尔辗转来到重庆，我才第一次与文献展的工作人员谋面。文献展12月在重庆现场实施，称得上是一次成功的文化活动，但如果要毫不顾及地作某种反省的话，我会说，必定我们从事这方面的活动仍然太少，还存在太多的问题。

- 1、被种种东西束缚的和平之手 综合材料
- 2、灾难的到来 表演 汉纳·乔贝
- 3、战争 油画 孔哈德·克拉菲克
- 4、缩小的光圈IV 彩色照片 凯瑟琳娜·西文丁
- 5、五辆车和防滑钉 彩色照片 爱德沃德·凯恩霍兹
- 6、电影《睡魔》拍摄现场 斯坦·道格拉斯

